

派閥政治的再現： 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派閥影響力之探討

吳明上*

摘要

目前，對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研究，普遍認為「派閥政治」曾被視為是自民黨政治的代名詞，並且自民黨是派閥的聯合體。不僅位居政治最高領導者的首相是派閥合縱連橫的決定，而且派閥也扮演關鍵的角色，主導內閣的組成，因此首相的領導權相對地受到了制約。但是，日本政府於 1994 年通過政治改革法案後，權力集中到以首相為核心的黨中央，派閥的影響力則出現式微的現象。但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不論是總裁（首相）人選的決定，或是內閣的組成，以往派閥的影響力有復甦的現象。本文藉由與小泉政權的比較，來探討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派閥影響力的樣貌，對於上述的一般看法，提出不同的觀點。為何選擇小泉政權作為比較的題材？因為小泉首相是將政治改革的成果充分利用的代表者，在政權運作時，小泉排除派閥的影響力，建構出「首相主導」的權力結構。

關鍵詞：自民黨、安倍政權、派閥、派閥政治、首相主導

*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E-mail: meizyou@isu.edu.tw。

收件日：2019 年 3 月 7 日；修正日：2019 年 5 月 2 日；接受日：2019 年 10 月 19 日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Political Factions: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Factions During the Second Abe Regime

Ming-Shan Wu*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recent study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 (LDP) politic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Faction politics" was once regarded as synonymous with the LDP's politics, and that the LDP was a coalition of factions. Not only the prime minister,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er, was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ffect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factions, but faction politics als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cabinet composition. Thus, the powers of the prime minister were restricted relatively. However, aft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assed the political reform bill in 1994, the power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leadership cor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ion decreases.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second Abe regime, the factions again influence on both the decis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abine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faction politics on the second Abe regime by comparing with Koizumi regime. The study will propose different views to challenge the general belief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faction politics on the second Abe regime. Why was Koizumi regim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Abe regime? It is because Prime Minister Koizumi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who successfully took advantage of the reform results. In his regime, he exclu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ions and developed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prime ministerial-led politics."

Keyword: Abe Regime, Faction, Faction Politic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Prime Ministerial-Led Politic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E-mail: meizyou@is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19.3.7; Revised: 2019.5.2; Accepted: 2019.10.19

壹、前言

有關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研究，普遍認為「派閥政治」曾被視為自民黨政治的代名詞，而自民黨是派閥的聯合體。不僅位居政治最高領導者的首相是派閥合縱連橫的產出，而且主掌行政權的內閣之組成，派閥也發揮強大的影響力，相對地首相的領導權 (leadership) 受到了制約。但是，日本政府於1994年通過政治改革法案後，特別是選舉制度改革，權力集中到以首相為核心的黨中央，派閥的影響力受到衝擊而出現式微的現象。

但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不論是總裁人選的決定，或是內閣的組成，以往派閥的影響力有復甦的現象。本文擬透過與小泉政權之比較，來論述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派閥影響力的樣貌，對上述的一般看法，提出不同的觀點，同時對第二次安倍政權的運作，嘗試提供不一樣的解釋。

貳、文獻探討與問題意識

一、文獻探討

本文與既有研究的相關部分，包含三個面向，一是總裁選舉、內閣組成與派閥的研究，二是中選舉區制度與派閥，三是政治改革與派閥的研究，茲將各相關研究的既有論點說明於後：

(一) 總裁選舉、內閣組成與派閥

1. 總裁選舉與派閥

首先，關於總裁選舉方面。自民黨於1955年11月成立迄今（2019年10月27日，以下同），除了1993年8月到1996年1月，以及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的短暫期間外，自民黨總裁都身兼首相，不僅是日本政治的最高領導者，而且掌握了自民黨與國家的龐大資源，成為自民黨資深政治家爭奪的標的。為了瞭解總裁選舉與派閥的關係，必須追溯到自民黨成立之初，總裁產生的情況。

吳明上 (2011: 37-41) 研究指出，自民黨是由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併產生，而在合併前，兩黨內部已經存在多股勢力，而在自民黨組成時，各股勢力為了爭奪總裁寶座，對於總裁的產生方式意見不一。最後在成立大會舉行前夕，各股勢力才勉強達成設立總裁代理委員的妥協案，第一任總裁選舉則延到下屆臨時大會時選出。總裁代理委員由日本民主黨與自由黨各推派二名組成，分別是日本民主黨的鳩山一郎與三木武吉，以及自由黨的緒方竹虎與大野伴

睦。然而，1956年4月5日舉行臨時黨大會前，自由黨頗負重望的緒方竹虎於同年1月28日突然因心臟病去世，以致於總裁選舉時，自由黨失去了凝聚力，總裁選舉實質上成為現任首相鳩山一郎的信任投票（白鳥令，1987：170-171）。¹

中北浩爾 (2017: 17) 分析指出，鳩山一郎於1956年11月2日表示辭去總裁職位後，同年12月14日舉行的第二任總裁選舉，開啟了總裁的產生是由派閥合縱連橫結果的序幕。第二任總裁選舉時，岸派首領岸信介、石橋派首領石橋湛山、石井派首領石井光次郎等三位出馬角逐總裁寶座，第一輪投票結果，岸信介獲得223票，石橋湛山獲得151票，石井光次郎獲得137票。依照「總裁公選規程」的規定，若第一輪無獲得過半數選票者，則由票數領先的前兩位候選人進入決選。因此，岸信介與石橋湛山進入決選，選舉結果，第一輪得票數第二高票的石橋湛山取得第三高票的石井光次郎的合作，打敗了第一高票的岸信介，成為自民黨的第二代總裁。然而，在總裁選舉過程中，派閥之間的多數派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金錢的疏通、職位的承諾，成為多數派工作的籌碼（升味準之輔，1988：271-221）。小堺昭三指出此次總裁選舉實為「金錢政治的起點」（小堺昭三，2008：47-83）。爾後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多數派工作的現象一再地出現，因此自民黨總裁選舉被視為派閥合縱連橫的結果（足立利昭，1984：24-29）。

2. 內閣組成與派閥

因為自民黨總裁身兼首相的緣故，新總裁的選出意味著新首相的誕生，所以新內閣的組成成為新總裁（首相）的重要工作。野中尚人指出，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精髓在於政治權力與利益的共享。總裁選出後，並非由主流派閥（總裁出身派閥及總裁選舉時的合作派閥）獨占全部的政治權力利益，而是與非主流派閥共享。例如，內閣職位與自民黨三役（幹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的「分配」方式，便是依照派閥勢力的大小，以及黨政資歷來考量，「派閥均衡」是黨政人事布局的基本原則（野中尚人，2008：119）。

為何自民黨會產生權利分享的機制？石川真澄指出，總裁任命黨政要職時，為了政權運作的順利，第一優先的考量的是黨內的安定與團結。因為一般而言，總裁所屬的派閥在黨內並無單獨過半的優勢，因此為了政黨的安定與團結，必須求取包含非主流派閥在內的合作（石川真澄，1978：191）。而且，首

¹ 鳩山一郎在總票數 489 票中，獲得 394 票，支持度高達 80.6%。

相在推動政策時，更需要非主流派閥的合作，以利在國會取得過半數的優勢，順利通過法案。

（二）中選舉區制度與派閥

日本在戰後曾於1946年4月10日的第二十二屆眾議院選舉時，採用過一次大選區制度後，於1947年4月25日的第二十三屆眾議院選舉開始，到1993年7月18日的第四十屆眾議院選舉的期間，均採用中選舉區制度。

佐藤誠三郎與松崎哲久 (1986: 53) 在自民黨研究的經典著作《自民黨政權》中指出，中選舉區制度是賦予自民黨派閥巨大影響力的制度性因素。為何中選舉區制度會賦予自民黨派閥巨大的影響力？建林正彥 (2004: 198) 與內山融 (2010: 12) 均指出，在中選舉區制度下，派閥實際上掌握著候選人的提名權。誠如宣茲史奈德 (E. E. Schattschneider) 所指出的：「提名制度反映出黨內的權力關係，誰能掌握提名的大權，誰就能君臨這個政黨」(Schattschneider, 1942: 64)。

在中選舉區制度下，每個選區應選名額為三到五名，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為了獲取眾議院過半數的席次，必須在每一個選區提名複數的候選人。自民黨成立時派閥已經存在，而且也已經建立起自己的選舉地盤，因此在提名候選人時，總裁須要派閥的協助。而候選人提名決定後，派閥首領在競選期間，提供選舉資金、人脈資源，以及選舉情報，協同派閥的候選人當選，壯大派閥的勢力（信田智人，1994：39-40；Krauss & Pekkanen, 2011: 100-127）。

（三）政治改革與派閥

自民黨的派閥在中選舉區制度下，保持著對自民黨政治的影響力。然而，科提斯 (Gerald L. Curtis) 指出，以1988年的「瑞克魯特事件」為契機，自民黨派閥政治被視為金錢政治的溫床，而中選舉制度則為派閥政治的元兇（Curtis著，野口やよい譯，2001：138-143）。1988年爆發的瑞克魯特金錢醜聞事件中，自民黨幾乎所有的派閥均涉案，而且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宮澤喜一等重量級政治家也捲入其中，最後導致竹下登內閣總辭；接著於1992年再度爆發「東京佐川急便」事件，金丸信因非法收受5億日幣非法政治獻金而辭去自民黨副總裁一職，東京地方檢察廳在金丸信住家搜索時，又發現藏有來源不明的數十億日幣的現金與為數龐大的金塊，金丸信最後因逃漏稅被捕。在連續出現重大金錢醜聞下，日本掀起政治改革的風潮，日本政府終於在1994年通過了「政治改革四

法案」。²政治改革法案，特別是選舉制度與政治資金制度改革，對派閥政治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建林正彥，2004：198；Gauder, 2011）。

首先，關於選舉制度改革方面。新選舉制度雖稱為「單一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實質上是以單一選區為中心的制度。因為不僅單一選區的席次數目較比例區多，³而且在「重複提名」與「惜敗率」的設計下，單一選區成為選舉的核心。⁴正因為如此，日本的學者專家甚至將新選舉制度簡稱為「單一選區制度」。曾根泰教 (2005: 19-34) 指出，單一選區應選名額為一名，提名的權限從中選舉區的派閥，轉移到黨中央。而且，新選舉制度衍生出政黨之間的競爭，選舉時是「政策本位」、「政黨本位」的選舉，而非以往中選舉區時代的「候選人本位」的選舉；黨總裁成為選舉的「招牌」，候選人若無黨中央的推薦，很難當選。因此，在新選舉制度下，限縮了派閥對候選人提名作業的影響力。⁵

其次，關於政治資金改革方面。上川龍之進 (2016) 分析指出，在1994年的政治獻金管制法的大幅修改下，規定爾後5年內，企業或團體對政黨（包含地方黨部）或政治資金管理團體的政治捐款，以50萬日幣為上限，政治家的政治資金管理團體則以一個為限。2000年1月以後，則禁止企業或團體對政治家的政治資金管理團體捐款，僅能對政黨提供政治獻金。在政治獻金管制法的修改下，

² 政治改革四法案包含選舉制度改革法案（單一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政治獻金管制法修正案、政黨補助金法案、眾議院議員選區劃分審議會設置法案等。

³ 1994年新選舉制度制定時，單一選區為300席，比例區為200席；在公職選舉法修改下，2000年將比例區席次調整為180席；2013年將單一選區席次調整為295席，2017年再將單一選區席次調整為289席，比例區調整為176席，目前眾議院總席次為465席。

⁴ 「惜敗率」的計算是候選人的得票數除以當選者的票數，再乘以100%的數值。基本上，自民黨會將單一選區的候選人均納入比例區的政黨名單中，而且都是第一順位，而實際上的當選順序，是依照惜敗率的高低順位。因此，候選人在單一選區落敗時，尚有機會在比例區藉由惜敗率復活而進入國會殿堂。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候選人會在單一選區努力競選，候選人的努力也有提高政黨在比例區票數的效果。

⁵ 參議院選舉制度雖然仍然存在著「中選舉區制度」，但是對於派閥的影響力有限。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改革後，政治資金與候選人的提名權集中到以黨總裁為核心的黨中央，派閥的影響力已經不復以往。政治改革的制度效果不僅呈現在眾議院，同時也波及到參議院。再者，參議院中選舉區改選的名額不多，也是限縮派閥影響力的因素之一。參議院選舉制度分為全國比例區與地方選區，每三年改選一半的席次。若以2016年的參議院選舉來看，參議院總席次242席，其中全國比例區總席次96席，每三年改選48席，地方選區146席，每三年改選73席；地方選區方面，又分為單一選舉區與中選舉區。單一選舉區有三十二個，每個選舉區席次2席，每三年改選1席；中選舉區再分為四個4席選區（每三年改選2席）、五個6席選區（每三年改選3席次）、三個8席選區（每三年改選4席），以及一個12席選區（每三年改選6席）。換言之，參議院的「中選舉區」每次選舉時，改選席次僅為41席。

政治家個人難以籌募政治資金，派閥領袖也難以像以往一樣，在選舉時提供政治資金給候選人。除了政治獻金法的修正外，1994年也通過的政黨補助金制度，規定在國政選舉中獲得一定得票率的政黨，能夠獲得政府的補助金，藉以消除選舉時的金錢政治。葉師克行 (2014: 289) 觀察指出，自從政黨補助金制度施行以來，未再出現如「瑞克魯特事件」、「東京佐川急便事件」一般的鉅額醜聞事件，顯示出政黨補助金制度有一定的效果。

在政治資金制度改革下，政治獻金與政黨補助金都流向政黨，提高了以黨總裁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力。誠如薩多利 (Giovanni Sartori, 1994: 192) 指出，政治資金如果不是流向候選人，而是由政黨來分配，則政黨能夠駕馭黨籍議員。

二、問題意識

本文的問題意識有二：第一是起於單純的疑問。若依照既有的研究所言，在選舉制度改革與政治資金制度改革下，自民黨派閥的政治影響力已經式微了。若是果真如此，為何國政選舉後，各派閥依然會極力爭取新進議員加入派閥，以壯大派閥勢力？而新進議員又為何會加入派閥？最明顯的例子是2012年12月眾議院選舉後，自民黨119名新進議員的動向。

一般而言，因為國政選舉會出現當選與落選的情形，派閥勢力也容易隨之產生較大的變化；而二次國政選舉期間，派閥勢力的變化，主要是既有成員的移動，因為自民黨的派閥成員甚少出現投靠其他派閥的現象，所以除非發生派閥分裂，否則派閥成員的變化主要是來自於無派閥成員的動向。根據《日本經濟新聞》於2012年12月24日（16日的眾議院選舉後），以及2013年7月19日（21日的參議院選舉前），針對自民黨派閥勢力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各派閥積極爭取新進議員下，除了石原派之外，其他的派閥勢力均大有斬獲。首相出身的町村派增加40名，是最大的贏家，額賀派增加了27名居次，麻生派增加21名，岸田派與二階派（二階俊博派，以下同）均增加12名，大島派增加5名（請參閱表一）。為何派閥要積極爭取新成員擴大勢力？因為誠如前述（文獻探討之「總裁選舉與派閥」）一般，自民黨總裁是派閥合縱連橫的產物，愈大的派閥首領愈有機會爭取總裁（首相）寶座，或是在新內閣組成時，爭取到較多的內閣大臣職位，由此發展出自民黨政治的傳統「派閥政治」。

第二個問題意識也是單純的疑問。第二次安倍政權與小泉政權都是政治改革之後的政權，同時也是少見的長期政權。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迄今，已經六年又十個月，小泉政權維持了五年又五個月，分別位居政治改革後自民黨政權

表一 2012年眾議院選舉後到2013年參議院選舉前的派閥勢力變化表

時間	町村派	岸田派	額賀派	二階派	石原派	麻生派	大島派
眾議院選舉後 (2012年12月16日)	44	30	24	17	14	13	7
參議院選舉前 (2013年7月21日)	84	42	51	29	12	34	12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日本經濟新聞 (2012/12/24: 4, 2013/7/20: 4) 整理而成。

的第一位與第二位；若是計算自民黨歷代政權，則僅次於佐藤榮作政權，⁶分別位居第二為與第三位。既然如此，果真如制度論者所言，此二政權之所以能夠成為長期政權，是制度效果使然？

一般而言，在分析政權運作時，制度與行為者的影響力孰輕孰重，素有論爭。制度論者主張制度的影響力較大，而行為者論者則認為行為者是政治的主要影響者，就本文涉及的小泉政權方面，為何小泉純一郎首相得以發揮強大的領導權？竹中治堅 (2006) 強調小泉首相將政治改革的制度效果發揮到極致所致，而大嶽秀夫 (2006) 則從小泉純一郎的個人特質，例如巧妙的民心掌握術、馬基維利式的權謀算計，以及執行的魄力等人格特質，來解釋小泉政權的運作。然而，政治學界從1980年代開始，試圖結合二者，進而發展出「新制度論」，到了1990年代，新制度論的相關研究蔚為顯學。⁷新制度論既然名為「新」制度論，則便與「舊」制度論有所差異 (Peters, 2000: 1-2)。隆迪斯 (Vivien Lowndes, 2002: 97-101) 便指出，從正式的到非正式的制度概念，是新制度論的「新」之所在之一，亦即新制度論不同於舊制度論，不僅重視正式制度，同時也關注傳統等非正式制度。⁸

本文的論述架構包含正式制度（第參部分觸及的總裁選舉），而討論的核心「派閥政治」（第參部分觸及的總裁選舉時的派閥動向，以及第肆部分內閣組成的派閥影響力）則是新制度論所關注的非正式制度中的傳統。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此架構，解釋為何小泉政治時期，派閥政治如既有研究一般的式微，

⁶ 佐藤榮作於1964年11月到1972年7月擔任自民黨總裁，此期間並無總裁連任次數的限制。自民黨於1974年才設下連選得連任一次的限制，並於2017年3月再放寬到連選得連任二次。佐藤榮作於1964年12月到1970年10月的總裁選舉中，創下四連任的紀錄。

⁷ 新制度論的研究是從March & Olsen (1984) 在美國政治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發表了以「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 為名的文章後，揭開了「新制度論」研究熱潮的序幕。

⁸ 隆迪斯還指出另外五個新制度論的「新」轉變：一是研究焦點從組織轉變到規則；二是從靜態的到動態的制度概念；三是從價值提倡到價值批判的立場；四是從整體到分散的制度概念；五是從自主的到鑲嵌的，亦即新制度論不再認為政治制度是自主性的，而是鑲嵌在某種環境中。

而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又為何有復甦的現象。再者，本文無意且亦非否定既有研究對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研究觀點，而是嘗試著對第二次安倍政權的運作，提出另一個可能的解釋。

本文為何選擇小泉政權作為比較的題材？主要的原因是，小泉首相是將政治改革的成果，發揮到極致的代表者，在政權運作時，排除派閥的影響力，建構出「首相主導」的權力結構，⁹同時與第二次安倍政權同樣是長期政權，因此是比較的適當題材。

參、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派閥影響力

一、小泉政權期間的總裁選舉

小泉純一郎連續當選三次自民黨總裁，分別是2001年4月5日、2001年8月10日，¹⁰以及2003年9月20日（請參閱表二）。除了2001年8月是無投票當選外，其他二次是透過投票產生總裁的選舉。

為何2001年8月的總裁選舉是無投票產生總裁？主要的原因是小泉甫上任不久，便率領自民黨於同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獲得大勝，自民黨改選席次61席，選舉結果獲得64席（讀売新聞，2001/7/30夕刊：1），不僅超過改選席次，而且在與執政聯盟公明黨合作下，總席次達到135席，解除了參議院未過半數的「分立國會」的窘境，一掃前任森喜朗政權的陰霾。在參議院勝選的氣勢下，各派閥無意推出候選人與小泉角逐總裁寶座，最後自民黨總務會便於同年7月31日決議，若無其他黨員表態參選總裁，則將應於9月舉行的總裁選舉，提前到8月10日舉行（讀売新聞，2001/7/31夕刊：2）。小泉最後便在無人出馬競爭下，於8月10日無投票當選自民黨總裁。

2001年4月與2003年的總裁選舉，是透過投票產生的總裁選舉。小泉在此二次的總裁選舉中，分別打敗橋本派首領，同時也是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河野派麻生太郎、江藤龜井派首領龜井靜香，以及橋本派藤井孝男、江藤龜井派首領龜井靜香、高村派首領高村正彥，當選自民黨總裁。此二次總裁選舉時，派閥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活動型態。政治改革以前，總裁選舉時的派閥投票行為，

⁹ 關於「小泉政治」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代表性的著作例如：待鳥聰史（2012）、竹中治堅（2006）、飯尾潤（2007）、楊鈞池（2006）。

¹⁰ 此時自民黨總裁的任期為二年，2001年4月5日到2001年8月10日任期是前任森喜朗留下的殘餘任期。自民黨於2003年將總裁任期延長為3年。

表二 小泉政權期間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一覽表

候選人姓名	國會議員票	地方票	總得票數
2001年4月24日			
小泉純一郎	175	123	298
橋本龍太郎	140	15	155
麻生太郎	31	0	31
龜井靜香	黨員票開票後退選支持小泉。		
廢票	0	3	3
2001年8月10日			
小泉純一郎	同額競選，無投票當選。		
2003年9月20日			
小泉純一郎	194	205	399
龜井靜香	66	73	139
藤井孝男	50	15	65
高村正彥	47	7	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1. 2001年4月選舉時，47都道府縣的地方黨部都有3票，除了廣島縣與山口縣外，均以「勝者全得」的方式舉行初選。

2. 2001年8月10日的總裁選舉是前任森喜朗總裁殘留任期屆滿的選舉。

3. 2003年選舉時，47都道府縣的地方黨部依照黨員數目多寡，配給3到11票不等的地方票。

4. 自民黨於2003年的自民黨大會，決定將總裁任期從2年延長到3年。

是以派閥為單位進行的，故而總裁選舉被稱為派閥合縱連橫的結果。但是此二次總裁選舉時，大多數的派閥卻採取無組織的自主投票行為。為何會出現派閥的自主投票的行為模式？除了政治改革導致派閥的凝聚力降低外，小泉旋風的政治效果是主要的原因。

小泉於2001年4月出馬角逐自民黨總裁時，提出「拆解自民黨」的口號，同時主張「改革沒有禁地」，顯示出小泉有打破傳統自民黨古老體質的企圖心。小泉的口號一出，立即抓住廣大民眾的心，從基層掀起小泉旋風（奧島貞雄，2006：199）。從表二的2001年4月總裁選舉的投票結果便可看出，小泉在總票數141的地方選票中，獲得123票（87.2%），足見小泉在基層掀起的巨大旋風。在小泉旋風的效應下，多數的黨籍議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小泉。以往派閥的支持對象主要取決於派閥首領，但是現今派閥成員積極表態，派閥的團結受到衝擊。例如，2001年總裁選舉時，崛內派首領崛內光雄表示支持橋本龍太郎，但是許多年輕的派閥成員卻表態支持小泉，在派閥內部無法達成共識之下，崛內光雄只得撤回對橋本的支持，並決定採取自主投票的方式，藉以避免造反票的出現（每日新聞，2001/4/25：2）。若是出現造反票，不僅凸顯出派閥的不團結，甚至可能會導致派閥的瓦解。在總裁選舉前，除了崛內派外，森派、舊河本派、山崎派、加藤派

等派閥，均紛紛決定不拘束派閥成員的投票對象，採取無組織的自主投票的方式（讀売新聞，2001/4/24夕刊：1；産経新聞，2001/4/12：1）。

值得注意的是橋本派的動向。橋本派是從田中派、竹下派、小淵派承襲而來，是自民黨最大的派閥，對於總裁選舉向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且是小泉所屬森派的宿敵。¹¹然而，2001年總裁選舉時，雖然橋本派首領橋本龍太郎出馬角逐總裁寶座，但是派閥內部的年輕成員卻於同年4月13日集會表示，堅決反對以派閥為單位進行總裁投票，呼籲派閥應該採取自主投票（每日新聞，2001/4/14：5）。但是因為首領橋本出馬的關係，最後並未決定自主投票。總裁選舉結果，出現了許多造反票。根據《讀賣新聞》的追蹤報導顯示，橋本派的成員有101名，如果加上表態支持橋本的堀內派的部分成員以及舊河本派的票數，國會議員的得票數應該超過160票，但是橋本僅得140票（讀売新聞，2001/4/25：4）。號稱「如鋼鐵一般團結」的橋本軍團出現了鬆散的現象。

接著2003年總裁選舉時，橋本派內部甚至出現分裂的現象。首先，在候選人登記階段，橋本派的藤井孝男前運輸大臣、熊代昭彥前首相輔佐官、笹川曉前國務大臣等人紛紛表態出馬，與以往推舉派閥領袖或代表者出馬不同，最後只有藤井孝男達到推薦人20名的門檻，其餘二人則退出總裁選舉。其次，總裁競選期間，橋本派內部出現嚴重的對立。參議院黨團領袖青木幹雄不僅表態支持小泉，甚至在小泉的推薦人名冊上署名，而且橋本派的會長代理村岡兼造也表態支持小泉，而前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則反對小泉，支持藤井孝男，派閥內部重量級政治家產生對立的現象。野中廣務甚至引用戰國時代的典故，形容村岡兼造的變節是吃了毒饅頭。¹²橋本派在無法統一支持人選的情形下，為了避免2001年造反票的情形再度重演，最後決定自主投票（讀売新聞，2003/9/3：3）。選舉結果，小泉如同事前預期一般獲得大勝，橋本派的藤井孝男在國會議員票只獲得50票，遠不及該派閥勢力的100票，橋本派的凝聚力已大不如以往。¹³

¹¹ 小泉所屬的森派從福田（赳夫）派、安倍（晉太郎）派、三塚（博）派承襲而來，1970年代到1980年代，田中派與福田派為了爭取總裁（首相）寶座，展開激烈的爭奪戰，兩派之間的對立，是日本政壇著名的「角福戰爭」。

¹² 「毒饅頭暗殺」的典故是，1611年（慶長16年）3月，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在二條城會面時，德川家康企圖毒殺豐臣秀賴，遂由親信平岩親吉呈上毒饅頭，擔任豐臣秀賴護衛的加藤清正察覺後，代替豐臣秀賴吃了饅頭，導致會面結束後不久死亡。野中廣務藉此典故暗喻村岡兼造將會葬送政治生命。事實上，村岡兼造於2003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落選，並於橋本龍太郎涉及的「日本齒科醫師聯盟」事件中被判有罪，結束政治生涯。

¹³ 橋本派勢力此時有100名，其中青木集團40名、村岡集團21名、藤井集團29名、野中集團10名。

小泉出馬角逐總裁寶座時，標榜「消除派閥」的立場，故脫離森派，以無派閥的身分競選。為何小泉要脫離派閥，捨棄派閥固有的支持基礎？主要的原因是如同日本媒體將小泉稱為「日本政壇的孤狼」一般，小泉在自民黨內盟友不多，而且主要的對手橋本派又是自民黨第一大派閥，若是依賴派閥的力量，難以勝選。從總裁選舉的過程與結果看來，小泉的戰略是成功的，不僅拆解了派閥，特別是橋本派的凝聚力，而且順利的當選。

二、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的總裁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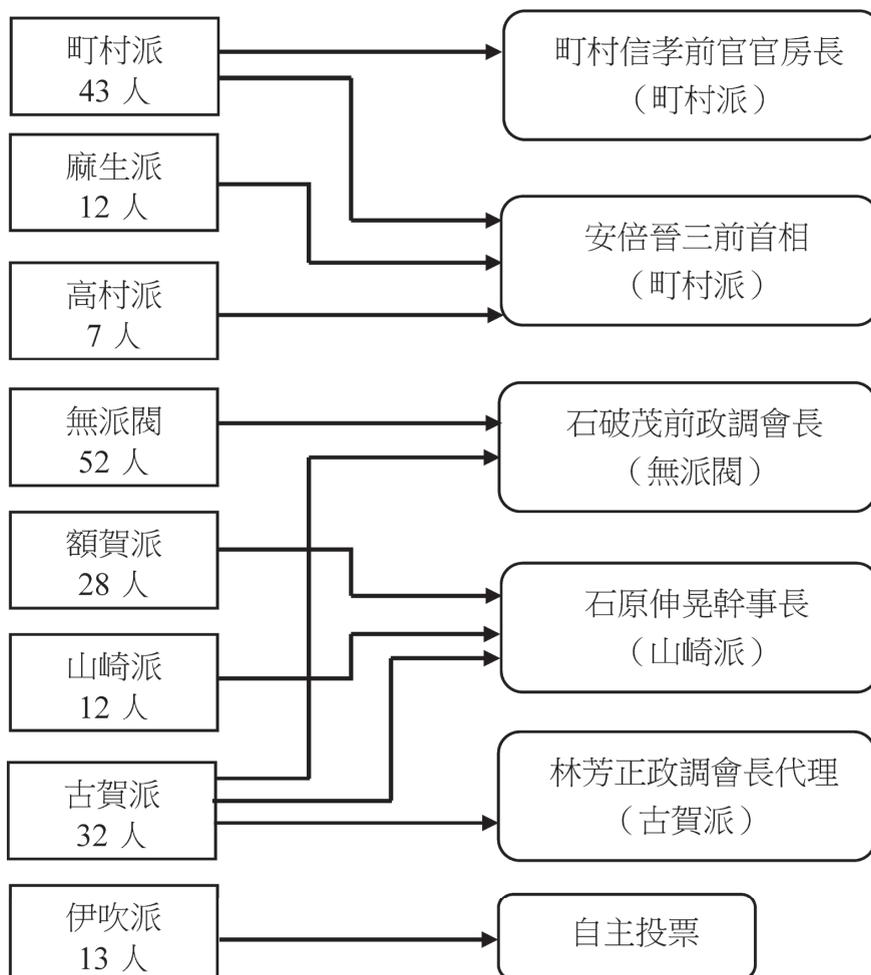
安倍晉三於2012年9月復出角逐自民黨總裁後，歷經三次選舉均當選，分別是2012年9月、2015年9月，以及2018年9月等三次。除了2015年是無投票當選外，其他二次是透過投票產生總裁的選舉。

為何2015年總裁選舉是無投票當選？主要是因為安倍率領自民黨在國政選舉取得三連勝的佳績。安倍率領自民黨打贏2012年眾議院選舉，成功奪回政權；接著於2013年贏得參議院選舉，順利解除「分立國會」的困境；而且，自民黨於2014年眾議院選舉再度獲勝，維持單獨過半的優勢，而且在與公明黨聯合下，也保持著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安倍憑藉此氣勢競選連任，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形成無投票連任的現象。

2012年與2018年的總裁選舉，是透過投票產生的總裁選舉。安倍在此二次的總裁選舉中，分別打敗町村派首領町村信孝、無派閥的石破茂、山崎派的石原伸晃、古賀派林芳正，以及石破派首領石破茂，當選自民黨總裁。

此二次總裁選舉時，派閥的投票行為模式不同於小泉政權時期。第一次總裁選舉時，除了伊吹派採取自主投票外，其他的派閥並非無組織地投票。根據《讀賣新聞》的追蹤報導，麻生派、高村派支持安倍晉三，額賀派、山崎派支持石原伸晃，古賀派主要勢力支持林芳正，部分勢力支持石原伸晃（讀賣新聞，2012/9/14：4）。換言之，大部分的派閥有特定的支持對象，而町村派與古賀派雖然並未支持特定的某位候選人，但是也並非無組織的投票，而是以派閥內部小集團的方式進行投票（請參閱圖一）。

自民黨最大派閥町村派出現安倍晉三與町村信孝等二位候選人，但是在世代交替與「總裁人氣」的國政選舉考量上，安倍晉三獲得大部分成員的支持。自民黨總裁選舉是9月舉行，當時判斷眾議院也即將解散重新選舉，因此「人氣」成為影響總裁選舉的因素。町村信孝已經67歲，是五位候選人中最年長者。而且，根據《日本經濟新聞》與《富士新聞網》(Fuji News Network, FNN)於同年9月3日



圖一 2012年總裁選舉第一輪投票時派閥勢力與支持動向

資料來源：《読売新聞》(2012/9/14: 4)。

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誰最適合下任自民黨總裁？」的提問下，安倍晉三獲得17.3%，遠高於町村信孝的1.9%（日本經濟新聞，2012/9/4：5）。

2012年總裁選舉的第一輪投票結果，無人獲得過半數的選票，所以由票數最多的二位候選人，亦即安倍晉三與石破茂進行決選。決選是由國會議員投票產生。決選結果，安倍晉三獲勝。安倍晉三在國會議員票方面，從第一輪的54票躍升為108票，主要是第一輪投給町村信孝的町村派票數，以及投給石原伸晃的額賀派票數，轉到安倍晉三之故。雖然石破茂獲得古賀派的全面支持，但是國會議員票數還是不及安倍晉三而落敗。

事實上，第一輪投票舉行前夕的24日，町村信孝在派閥集會中，向町

村派的支持者表示：「如果總裁選舉進入決選階段，因為安倍跟町村信孝都是屬於清和政策研究會，所以要支持安倍」，表現出町村派集體行動的凝聚力。而額賀派則決定進入決選階段時，決定支持第二位的候選人（讀売新聞，2012/9/27：3）。額賀派前身是津島派，而津島派的前身則為橋本派，額賀派在第一輪支持石原伸晃，第二輪決議支持第一輪投票結果的第二位候選人，以派閥為單位的投票決議，明顯與小泉時期不同。

2018年總裁選舉時，石破茂再度出馬挑戰安倍晉三。在「安倍一強」的權力結構下，安倍晉三獲得細田派、麻生派、二階派、岸田派以及石原派等五派閥的支持，而石破茂則獲得石破派的支持（日本經濟新聞，2018/8/10：4）。而竹下派（竹下亘派，以下同）的動向方面，竹下派的眾議院議員（34名）支持安倍晉三，而參議院議員（21名）則支持石破茂。選舉結果，安倍晉三獲得的總票數為553票（國會議員票329票，地方票224票），超過半數，順利連任（請參閱表三）。

肆、內閣組成的派閥影響力

一、內閣的組成

總裁選出後，在總裁兼任首相的現實下，組閣成為總裁的重要工作。派閥在組閣時，替成員爭取內閣職位，以換取成員的效忠，是派閥運作的基本功能之一，而對國會議員而言，入閣則是政治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Curtis著，野口やよい譯，2001：97）。¹⁴首相在考量執政黨的團結下，也會考量「派閥均衡」的原則，愈大的派閥能夠分配到愈多的內閣職位。

（一）小泉政權時期

然而，如同小泉競選總裁時提出的，要破壞自民黨古老體質一般，小泉在內閣組成時，拒絕以往派閥首領推薦人事的慣例，以及排除「派閥均衡」的原則。以下從派閥分得的內閣職位數，以及重要派閥領袖擔任重要內閣職位等二面向來觀察。

首先，關於派閥分得的內閣職位數方面。從表四的派閥勢力與表五的派閥與

¹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科提斯 (Gerald L. Curtis) 研究指出，日本政治家的行動戰略有三：一為確保當選或連任；二為獲取政權；三為提出適當的政策。

表三 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一覽表

候選人姓名	國會議員票	地方票	總得票數
2012年9月26日			
第一輪選舉			
安倍晉三	54	87	141
石破茂	34	165	199
町村信孝	27	7	34
石原伸晃	58	38	96
林芳正	24	3	27
決選			
安倍晉三	108	—	—
石破茂	89	—	—
2015年9月8日			
安倍晉三	同額競選，無投票當選。		
2018年9月20日			
安倍晉三	329	224	553
石破茂	73	181	2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1. 自民黨於2017年3月將總裁任期從連兩任六年，延長到最多連三任九年。

2. 2012年總裁選舉時，地方票300票，其中47都道府縣各3票，剩餘159票依照都道府縣選民人數的比例分配。

3. 2012年總裁選舉的決選，僅由黨籍國會議員進行投票。

4. 2018年總裁選舉時，地方票數提高為與國會議員票相同的405票。

內閣職位數對照來看，大派閥未必獲得較多的內閣職位（請參閱表四、表五）。例如，橋本派一直是最大的派閥，直到2005年9月的眾議院選舉才下降為第二大派閥，但是內閣職位數卻非最多，甚至在第一次小泉內閣（第二次改組）與第二次小泉內閣期間，獲得的內閣職位數較第三派閥江藤龜井派為少；第三大派閥江藤龜井派除了第一次小泉內閣（第二次改組）與第二次小泉內閣期間外，也明顯受到冷落。

其次，關於重要派閥領袖擔任重要內閣職位方面。重要的內閣職位是派閥領袖邁向總裁（首相）的重要資歷，例如外務大臣、財務大臣（前身為大藏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前身為通產省）等。首相任命重要派閥領袖（一般為大派閥的領袖）擔任重要的內閣職位，也是「派閥均衡」的原則之一。然而，小泉政權期間，並未任命重要派閥領袖擔任重要的內閣職位。雖然直到最後一屆內閣，亦即第三次小泉內閣才任命谷垣派領袖谷垣禎一擔任財務大臣。但是，當時谷垣派的勢力在自民黨名列第六，並非大派閥。第三次內閣改組時，谷垣

表四 小泉政權期間國政選舉結果派閥勢力變化表

國政選舉時間	橋本派	森派	江藤 龜井派 ^a	堀內派	加藤派 ^b	山崎派	舊河 本派 ^c	河野 集團	二階派 ^d
2000年6月眾議院選舉	95	60	52	—	58	22	13	11	—
2001年7月參議院選舉	102	56	54	42	15	22	13	10	—
2003年11月眾議院選舉	93	70	52	45	16	29	16	10	—
2004年7月參議院選舉	82	78	45	45	15	29	14	10	7
2005年9月眾議院選舉	69	82	33	47	16	31	15	11	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註：^a「江藤龜井派」於2003年11月眾議院選舉前，江藤隆美退出政壇後，改稱為「龜井派」。2005年8月8日解散眾議院後，龜井靜香退出自民黨，直到選舉後的12月14日伊吹文明成為領袖，改稱為「伊吹派」前，龜井派領袖空缺。
- ^b「加藤派」於2002年3月加藤紘一退出自民黨後，小里貞利接任領袖，改稱為「小里派」。2005年9月眾議院選舉後，谷垣偵一接任領袖，稱為「谷垣派」。
- ^c「舊河本派」的前身「河本派」是河本敏夫接任「三木派」領袖後改名而來，河本敏夫於1996年10月退出政壇，翌年2月退出派閥，派閥由谷川和穗、坂本三十次等組成的領導核心進行集團領導，到2001年改為「高村派」前，均稱為「舊河本派」。
- ^d「二階派」又稱「二階集團」，是保守新黨於2003年11月眾議院選舉慘敗後併入自民黨後，保守新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為了團結保守新黨的舊勢力而成立的派閥。

禎一留任財務大臣外，小泉又任命二階派的領袖二階俊博擔任經濟產業大臣，然而，當時的二階派在自民黨九大派閥中位居末位。

值得一提的是，小泉政權期間，受到矚目的是聘用民間人士擔任內閣大臣。最著名的例子是聘任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教授竹中平藏擔任經濟財政大臣，主要負責運作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會議議長為首相）。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是2001年設置的機關，主要負責制定與調整綜合經濟對策，以及擬訂財政營運及預算編列的基本方針（以往在大藏省），在小泉的積極活用下，實際上扮演著推動結構改革的司令塔（大田弘子、竹中治堅，2007：117-154）。竹中平藏擔任內閣大臣的時間從2001年4月26日到2006年9月26日，長達1980日，創下連續任職最長的紀錄。¹⁵川口順子以非國會議員的身分，從2002年2月到2004年9月擔任外務大臣，也是少有的異數。

¹⁵ 竹中平藏任職內閣大臣期間，先後擔任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金融擔當、經濟財政政策擔當）、郵政民營化大臣，以及總務大臣等職務。

表五 小泉政權^a期間派閥的內閣職位數

時間	橋本派	森派 ^b	江藤龜井派	崛內派	加藤派	山崎派	舊河本派	河野集團	無派閥	公明黨	保守黨	民間人士
第1次小泉內閣 2001/4/26 ~ 2002/9/30	2	3	1	1	1	1	1	—	2	1	1	3
第1次小泉內閣（第1次改組） 2002/9/30 ~ 2003/9/22	2	3	1	1	1	—	2	—	2	1	1	3
第1次小泉內閣（第2次改組） 2003/9/22 ~ 2003/11/19	2	3	3	1	1	1	—	1	1	1	1	2
第2次小泉內閣 2003/11/19 ~ 2004/9/27	2	3	3	1	1	1	—	1	1	1	1	2
第2次小泉內閣（改組） 2004/9/27 ~ 2005/9/21	3	5	2	1	1	1	1	1	1	1	—	—
第3次小泉內閣 2005/9/21 ~ 2005/10/31	3	5	1	2	1	1	1	1	1	1	—	—
第3次小泉內閣（改組） 2005/10/31 ~ 2006/9/26	3	4	1	—	2	—	—	2	3	1	1	—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歷屆小泉內閣名單製作而成。

註：^a 小泉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保守黨合組的聯合政權。

^b 首相依照慣例退出派閥，因此「森派」未將小泉純一郎計入。

（二）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

町村派是安倍首相出身的派閥，隨著2013年參議院選舉的勝利，躍升為第一大派閥。麻生派原為第四大派閥，然而於2017年5月吸收了大島派（前身高村派），成長為第二大派閥，與額賀派（橋本派前身）的勢力互為伯仲。石破茂原為無派閥成員，然而企圖於2018年角逐總裁寶座，遂於2015年9月28日成立石破派，並保有推薦人數門檻的20名成員（請參閱表六）。依照《產經新聞》的調查顯示，安倍首相於2018年10月2日進行內閣改組時，自民黨各派閥的勢力如下：細田派96名、麻生派59名、竹下派55名、岸田派48名、二階派44名、石破派20名、石原派12名（產經新聞，2018/10/3：5）。

首先，關於派閥分得的內閣職位數方面。將表六的派閥勢力與表七的派閥與內閣職位數對照來看，除了第三次安倍內閣與第三次安倍內閣第一次改造時，第二大派閥的額賀派與第三大派閥的岸田派，各僅分得一個內閣職位外，基本上，安倍首相的內閣人事布局，考量到派閥勢力均衡的原則。

然而，額賀派與岸田派是否受到冷落？實際上，額賀派分得的職位是當

表六 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國政選舉結果派閥勢力變化表

國政選舉時間	細田派 ^a	岸田派 ^b	竹下派 ^c	二階派 ^d	石原派 ^e	麻生派	大島派 ^f	石破派 ^g
2012年12月眾議院選舉	44	30	24	17	14	13	7	—
2013年7月參議院選舉	79	41	51	28	12	33	12	—
2014年12月眾議院選舉	92	42	52	31	13	36	12	—
2016年7月參議院選舉	97	44	52	36	15	36	11	20
2017年10月眾議院選舉	93	45	54	44	12	59	—	2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細田派」前身為「町村派」，因2014年眾議院選舉後，町村派領袖町村信孝擔任眾議院議長退出派閥，派閥領袖由細田博之接任，故改稱為「細田派」。

^b「岸田派」是2012年10月古賀誠引退，岸田文雄接任領袖後，從「古賀派」改稱而來。

^c「竹下派」前身為「額賀派」，額賀派領袖額賀福志郎於2018年4月19日引退，竹下亘接任領袖，故改稱為「竹下派」。

^d「二階派」承襲自「伊吹派」。「伊吹派」領袖伊吹文明於2012年擔任眾議院議長退出派閥，二階俊博繼任領袖職位的同時，整合伊吹派與二階派的成員而成「二階派」。

^e「石原派」承襲自「山崎派」。「山崎派」領袖山崎拓雖然於2003年眾議院選舉落選，但是仍然擔任派閥領袖，2005年4月缺額選舉當選，一度重回政界，但是於2012年眾議院選舉時引退，派閥領袖正式由石原伸晃接任，因而改稱為「石原派」。

^f「大島派」前身為「高村派」，因2015年4月大島理森就任眾議院議長退出派閥，山東昭子接任派閥領袖，改稱為「山東派」，2017年5月15日併入「麻生派」。

^g「石破派」是石破茂於2015年9月9日，亦即自民黨總裁選舉的隔日，將自身擔任顧問的「無派閥聯絡會」（無派閥成員組成）解散，於同月28日組成的派閥。

時額賀派實際負責人竹下亘的復興大臣，復興大臣負責落實2011年東北大地震的災後復興政策，是安倍重返政權後，提出的政策三軸之一，¹⁶是相當重要的職位。而岸田派首領岸田文雄擔任的則是外務大臣，也是極為重要的職位。因此，安倍並非冷落額賀派與岸田派。

其次，關於重要派閥領袖擔任重要內閣職位方面。安倍明顯與小泉不同，任用重要派閥領袖擔任重要的內閣職位，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二次安倍政權從2012年12月開始迄今，一直任命麻生派領袖麻生太郎為副總理兼財務大臣，從未更迭。第三大派閥岸田派領袖岸田文雄則從2012年12月到2017年8月3日，均授命為外務大臣，是連續任期最長（1681日）的外務大臣。此外，安倍也未冷落小派閥，石原派領袖石原伸晃前後擔任環境大臣（第二次內閣）、內閣府特命大臣（經濟財政政策）（第三次安倍內閣第一次改造、第二次改造），谷垣派領袖谷垣禎一則為法務大臣（第二次內閣）。

¹⁶ 安倍晉三重返執政時，提出的政策三主軸是經濟復甦、危機管理，以及東北大地震的災區復興。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任用無派閥成員擔任內閣大臣的人數，明顯比小泉高出許多。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迄今，無派閥的菅義偉一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作為輔佐首相的賢內助。無派閥的甘立明則擔任內閣府特命大臣（經濟財政政策）（直到2016年1月28日），主要負責稅制改革以及環太平洋經濟伙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等重要的財經政策，是安倍推動「安倍經濟學」的重要助手。為何安倍首相重視無派閥成員？主要的原因是無派閥成員人數不少，自成一股力量，講求黨內各方勢力團結的安倍首相自然無法忽視。例如，2017年眾議院選舉後，無派閥人數為81名，是僅次於細田派（93名）的黨內集團（讀売新聞，2017/11/3：4），而安倍首相在2019年9月內閣改組時，入閣的無派閥成員多達6名（請參閱表七）。

二、黨三役的人事

自民黨的黨三役是指幹事長、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等三個職位，是自民黨的主要領導核心幹部。幹事長主要的任務是負責選舉事務（例如候選人的提名），以及掌握自民黨的財務（例如分配政治資金）與人事大權（內閣人事）。幹事長在黨總裁兼任總理大臣的期間，代理黨總裁負責掌管所有黨務的運作，是自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淺川博忠，2006），也是成為總裁前的重要資歷。總務會是自民黨的最高意思決定機關，負責黨的運作以及事前審議自民黨（內閣）向國會提出的法案。政務調查會則是負責自民黨的政策調查，以及政策立案等事務，自民黨提出的政策案均必須經由政務調查會的全體一致承認才能向國會提出。

黨三役之中最重要的是幹事長，正因為幹事長在黨內位高權重，為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在總裁（首相）所屬派閥，所以從1974年的三木武夫內閣以來，除了1978年大平內閣的齋藤邦吉幹事長外，首相不任命同派閥的成員擔任幹事長，此即為所謂的「總幹分離」的慣例（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67-73）。

（一）小泉政權時期

小泉對黨三役的任用，具有重用同盟派閥，打壓競爭派閥（特別是橋本派）的特徵，幹事長的人事布局是最顯著的例子。小泉政權的前後三任幹事長，均為政治同盟的同志。

第一位是小泉的政治盟友山崎派的首領山崎拓。山崎拓與小泉純一郎、加

表七 第二次安倍政權^a期間派閥的內閣職位數

時間	細田派 ^b	麻生派	岸田派	竹下派	二階派	石原派	大島派	石破派	谷垣派	無派閥	公明黨
第二次安倍內閣 2012/12/26 ~ 2014/9/3	2	1	3	4	—	1	—	—	1	5	1
第二次安倍內閣 (改組) 2014/9/3 ~ 2014/12/24	3	2	3	2	1	—	2	—	—	4	1
第三次安倍內閣 2014/12/24 ~ 2015/10/7	2	2	5	1	1	—	1	1	2	3	1
第三次安倍內閣 (第1次改組) 2015/10/7 ~ 2016/8/3	4	2	1	2	1	1	—	1	2	4	1
第三次安倍內閣 (第2次改組) 2016/8/3 ~ 2017/8/3	4	2	2	2	2	1	—	1	1	3	1
第三次安倍內閣 (第3次改組) 2017/8/3 ~ 2017/11/1	3	3	4	2	1	—	—	1	—	4	1
第四次安倍內閣 2017/11/1 ~ 2018/10/2	3	3	4	2	1	—	—	1	—	4	1
第四次安倍內閣 (第1次改組) 2018/10/2 ~ 2019/9/11	3	4	3	3	3	—	—	1	—	2	1
第四次安倍內閣 (第2次改組) 2019/9/11 ~ 迄今	3	3	2	2	2	—	—	--	—	6	1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歷屆安倍內閣名單製作而成。

註：^a 安倍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合組的聯合政權。

^b 首相依照慣例退出派閥，因此「細田派」未將安倍晉三計入。

藤紘一等三人號稱自民黨的三劍客，各取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組成所謂的“YKK”（政治同盟）。第二位是安倍晉三。小泉在第一次內閣第二次改組時，任命僅當選三次，而且毫無內閣經驗的安倍晉三為幹事長，當時被媒體稱為「驚奇人事」（サプライズ人事）（読売新聞，2003/9/22：3）。安倍晉三是小泉出身的森派的成員，因此小泉的任命抵觸了「總幹分離」的慣例。安倍晉三之所以被提拔為幹事長，主要是為了透過「驚奇人事」，刺激民意對內閣的支持，以利二個月後（2003年9月）的眾議院選舉，而原來的幹事長山崎拓則轉任副總裁。¹⁷第三位是武部勤。武部勤不僅屬於小泉的同盟山崎派，而且自認為「偉大的唯命是從者」，是小泉首相的忠臣（読売新聞，2005/4/17：4）。2005年眾議院選舉時，開除反對郵政民營化政策議員的黨籍，並在該選區推出「刺

¹⁷ 山崎拓於2003年9月就任副總裁，然而於同年11月的眾議院選舉中，因緋聞爆發而落選，同時也辭去副總裁職位，直到小泉政權結束前，未再指定副總裁人選。山崎拓於2005年4月的缺額選舉當選，重回政界。

客」候選人的選舉對策，便是在武部勤幹事長任內的著名任務。武部勤就任幹事長，亦為小泉安排的「驚奇人事」之一。由此可見，小泉透過任用政治同盟的同志為幹事長，在實質上獨掌了執政黨的大權。

關於總務會長與政調會長方面，小泉任用了包含堀內派、橋本派（島津派前身）、河野集團與無派閥成員，似乎考量到所謂的「派閥均衡」原則。但是，除了堀內光雄是堀內派的首領外，其餘均非派閥首領。事實上，堀內派的首領堀內光雄是少數支持小泉推動構造改革的資深政治家。而且，2003年總裁選舉時，橋本派的野中廣務與古賀派首領古賀誠等反小泉的急先鋒，欲推出堀內光雄與小泉競爭總裁，卻被堀內光雄嚴詞拒絕。但是，因為郵政民營化法案在眾議院表決時，堀內光雄不僅投下反對票，而且同時辭去派閥首領的職位，堀內光雄與小泉正式決裂，此後，小泉未再任命堀內派成員擔任黨三役（請參閱表八）。

事實上，從竹下登政權以來，竹下派系統在數目就是力量的政局法則下，掌握著總裁選舉的主導權，一直位居黨中樞的地位。竹下政權以後，即使由其他派閥擔任總裁，竹下派亦能占據著幹事長，或是副總裁的職位，一直位居主流派的地位。直到2001年總裁選舉失敗，小泉組閣後，竹下派的主流地位才遭到阻斷。

表八 小泉政權期間黨三役一覽表

內閣時間	副總裁	幹事長	總務會長	政調會長
第一次小泉內閣	—	山崎拓 (山崎派)	堀內光雄 (堀內派)	麻生太郎 (河野集團)
第一次小泉內閣(第一次改組)	—	山崎拓 (山崎派)	堀內光雄 (堀內派)	麻生太郎 (河野集團)
第一次小泉內閣(第二次改組)	山崎拓 (山崎派)	安倍晋三 (森派)	堀內光雄 (堀內派)	額賀福志郎 (橋本派)
第二次小泉內閣	—	安倍晋三 (森派)	堀內光雄 (堀內派)	額賀福志郎 (橋本派)
第二次小泉內閣(改組)	—	武部勤 (山崎派)	久間章生 (橋本派)	與謝野馨 (無派閥)
第三次小泉內閣	—	武部勤 (山崎派)	久間章生 (島津派)	與謝野馨 (無派閥)
第三次小泉內閣(改組)	—	武部勤 (山崎派)	久間章生 (島津派)	中川秀直 (森派)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歷屆小泉內閣改組時，黨三役的人事名單製作而成。

(二)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

安倍對黨三役的任用，有與小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之處。首先，相同之處在於重用政治同盟的同志。安倍當選總裁後，直到2018年10月2日的第四次內閣第一次改組前，一直任命高村正彥擔任副總裁。高村正彥是高村派的首領，是安倍於2012年9月正式表示出馬角逐自民黨總之際，立即表示支持的派閥之一（另一派閥是麻生派），在安倍的總裁當選上，高村派與麻生派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吳明上，2017：48-49）。高村正彥於2017年9月的眾議院選舉時表示退出政壇。然而，高村正彥在任內時，於2014年主導容許日本行使限定的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獲得安倍的高度信賴與評價，因此眾議院選舉後，雖然高村正彥已經不具國會議員身分，但是安倍仍然任命為副總裁，繼續整合各方對修憲的意見（朝日新聞，2018/8/22：4）。

其次，安倍與小泉的不同之處有三：第一是幹事長的任用遵守了「總幹分離」的基本原則。第二次安倍政權的幹事長前後有三位，分別為石破茂、谷垣禎一、二階俊博，各自分別為無派閥、谷垣派首領，以及二階派首領，不同於安倍出身的町村派（前身為細田派）。

第二是任用競爭派閥的領袖擔任黨三役。從表九的黨三役一覽表能夠明顯看出，幹事長方面，石破茂於2012年時是無派閥所屬的政治家，不僅是安倍於2012年競選總裁時的強勁對手，同時也是安倍爾後連任總裁的強力競爭對手；谷垣禎一與二階俊博分別為谷垣派與二階派的領袖。總務會長方面，二階俊博是二階派的領袖；竹下亘雖然不是額賀派的領袖，實際上卻是派閥的實際領導者。額賀派領袖額賀福志郎於2018年4月引退後，竹下亘順利接任派閥領袖一職，額賀派改稱為竹下派。政調會長的岸田文雄則為岸田派的首領，與二階俊博同為被期待的政治家。

第三是無派閥出身者的任用。與小泉只有任用與謝野馨擔任政調會長一職相較，安倍在第二次內閣組成時，分別任命無派閥出身的石破茂、野田聖子、高市早苗擔任幹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黨三役同時全由無派閥出身者擔任，創下自民黨的歷史紀錄，是安倍的「驚奇人事」（日本經濟新聞，2012/12/26：4）。以往擔任過黨三役的女性只有一位，亦即自民黨在野時，2010年9月9日到2011年9月30日（總裁為谷垣禎一），擔任總務會長的小池百合子。安倍同時任用二位女性，也是劃時代的人事布局。

表九 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黨三役一覽表

內閣	副總裁	幹事長	總務會長	政調會長
第二次安倍內閣	高村正彥 (高村派)	石破茂 (無派閥)	野田聖子 (無派閥)	高市早苗 (無派閥)
第二次安倍內閣(改組)	高村正彥 (高村派)	谷垣禎一 (谷原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稻田朋美 (町村派)
第三次安倍內閣	高村正彥 (高村派)	谷垣禎一 (谷原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稻田朋美 (町村派)
第三次安倍內閣(第一次改組)	高村正彥 (高村派)	谷垣禎一 (谷原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稻田朋美 (町村派)
第三次安倍內閣(第二次改組)	高村正彥 (高村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細田博之 (細田派)	茂木充敏 (額賀派)
第三次安倍內閣(第三次改組)	高村正彥 (高村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竹下亘 (額賀派)	岸田文雄 (岸田派)
第四次安倍內閣	高村正彥 (高村派)	二階俊博 (二階派)	竹下亘 (額賀派)	岸田文雄 (岸田派)
第四次安倍內閣(第一次改組)	—	二階俊博 (二階派)	加藤勝信 (竹下派)	岸田文雄 (岸田派)
第四次安倍內閣(第二次改組)	—	二階俊博 (二階派)	鈴木俊一 (麻生派)	岸田文雄 (岸田派)

資料來源：筆者依照歷屆安倍內閣改組時，黨三役的人事名單製作而成。

伍、結論

以往自民黨派閥在總裁選舉與內閣組成上，扮演著主導的關鍵角色，因此自民黨被稱為派閥的聯合體，派閥政治也成為自民黨政治的代名詞。然而，選舉制度改革與政治資金改革，弱化了派閥的影響力，相對地強化了首相的主導權，代表性的例子是小泉政權。

從小泉政權期間觀之，總裁選舉時，以往以派閥為單位的投票行為已不復見，無組織的自主投票行為取而代之。誠如小泉在2001年首次當選總裁時，豪氣地表示：「我是第一位沒有派閥支持，而當選的自民黨總裁」（朝日新聞，2001/4/24：12）。而且，小泉在內閣組成上，或是黨三役的人事安排上，壓縮大派閥，特別是橋本派的政治影響力。就瓦解派閥政治的觀點而言，誠如小泉提出的「拆解自民黨」的口號一般，派閥的政治影響力出現式微的現象。

但是，本文主要關心的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派閥的影響力似乎再度浮現。誠如文獻探討所述，在政治改革下，政治獻金與政黨補助金，以及候選人的提名權都集中到以總裁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往派閥的影響力因此出現式微的

現象。雖然自民黨派閥在政治獻金、政黨補助金，以及候選人提名權上的影響力不復以往，但是在總裁選舉與內閣組成上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忽視。

本文在檢證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發現，總裁選舉方面，再度出現以派閥為單位的投票行為，例如2012年時支持安倍的麻生派、高村派，支持石原伸晃的額賀派與山崎派，以及2018年時支持安倍的町村派、麻生派、二階派、岸田派、石原派，與支持石破茂的石破派。而未採取集體行動的派閥，亦非無組織的自主投票，而是有固定的支持對象，例如2012年第一輪總裁選舉投票時，町村派支持町村信孝與安倍晉三；2018年選舉時，竹下派的眾議員支持安倍，參議員則支持石破茂。而且，在內閣組成上，安倍首相除了重用政治同盟的同志外，也重用大派閥首領，同時也是潛在競爭對手的政治家。例如前後任命岸田派首領岸田文雄為外務大臣與政調會長，以及任用二階派首領二階俊博為幹事長。此外，安倍也任用石破茂（當時為無派閥）為幹事長與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地方創生）。雖然安倍於2012年12月26日再度組閣執政前夕，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堅決地表示：「內閣組成時，百分之一百不接受派閥的推薦」（日本經濟新聞，2012/12/24：4），但是實際上，安倍在組閣時，卻也未忽略「派閥均衡」的原則，透過大派閥首領的任用，以利黨內的團結。換言之，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自民黨的派閥政治的內涵不同以往，而在以總裁為首的核心掌握政治資金與人事權下，建構出「安倍一強」的自民黨政治結構。

派閥政治是自民黨政治的傳統，然而在小泉政權與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不論就總裁選舉或內閣組成之際，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此二政權均在政治改革之後成立，制度條件相同，但是派閥政治為何會出現不同的樣貌？或許可從小泉與安倍的個人特質著手解釋。誠如清水克彥分析指出，小泉就像單打獨鬥，帶領隨從往前衝的織田信長，而安倍則是眾志成城，並活用心腹，講求團隊合作的德川家康（清水克彥，2014：45），此點從小泉與安倍對內閣與政黨核心幹部的人事布局，便可一窺端倪。在觀察日本政治運作之際，正式制度與政治傳統之外，領導者的個人特質也是不容忽視的要素。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吳明上，2011，〈從自民黨總裁選舉制度分析自民黨派閥勢力的形成與消長〉，《政治科學論叢》，第48期，頁33-61。doi:10.6166/TJPS.48(33-61)
- 吳明上，2017，〈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重返執政之分析〉，《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第1卷第1期，頁31-58。
- 楊鈞池，2006，《從「派閥均衡」到「官邸主導」：1990年代日本政治體制改革之分析》。臺北：漢蘆。

二、日文部分

- 〈イエスマンでなぜ悪い 自民・武部幹事長〉，2005，《読売新聞》，2005/4/17：4版。
- 〈安倍氏 議員票手堅く 決選 町村派まとまる〉，2012，《読売新聞》，2012/9/27：3版。
- 〈参院選へイメージ重視 自民が新人事、三役に女性2人〉，2012，《日本経済新聞》，2012/12/26：4版。
- 〈自民 派閥勧誘合戦 総裁選へ 新人や無派閥狙う 細田派93人 トップ維持〉，2017，《読売新聞》，2017/11/3：4版。
- 〈自民、派閥膨らむ〉，2012，《日本経済新聞》，2012/12/24：4版。
- 〈自民・高村副総裁 在職最長2143日 議員引退後も「懐刀」〉，2018，《朝日新聞》，2018/8/22：4版。
- 〈自民5派が首相を支持〉，2018，《日本経済新聞》，2018/8/10：4版。
- 〈自民各派、新人囲い込みに走る 人事や政策への影響力狙う〉，2013，《日本経済新聞》，2013/7/20：4版。
- 〈自民最大派閥の橋本派、機能停止 総裁選で分裂投票へ、亀裂深刻〉，2003，《読売新聞》，2003/9/3：3版。
- 〈自民執行部人事 安倍・新幹事長 小泉首相と「同派閥」閣僚経験もなし〉，2013，《読売新聞》，2003/9/22：3版。
- 〈自民総裁選、前倒し了承〉，2001，《読売新聞》，2001/7/31夕刊：2版。
- 〈自民総裁選きょう届け出 4氏争いに 橋本、麻生氏も出馬 堀内氏は見送り〉，2001，《産経新聞》，2001/4/12：1版。
- 〈自民党総裁選 やまぬ派閥「液体化」 若手議員、自主投票呼びかけ〉，

- 2001, 《毎日新聞》, 2001/4/14: 5版。
- 〈自民党総裁選 小泉氏「地滑り勝利」の背景 「議員の浮動票」も流れる〉, 2001, 《読売新聞》, 2001/4/25: 4版。
- 〈自民党総裁選 造反恐れ 揺れた一日〉, 2001, 《毎日新聞》, 2001/4/25: 2版。
- 〈自民党総裁選 堀内派、自主投票の方針〉, 2001, 《読売新聞》, 2001/4/24夕刊: 1版。
- 〈小泉氏圧勝は平成の平家物語〉, 2001, 《朝日新聞》, 2001/4/24: 12版。
- 〈第19回参院選 党派別当選者数〉, 2001, 《読売新聞》, 2001/7/30夕刊: 1版。
- 〈内閣改造 派閥明暗〉, 2018, 《産経新聞》, 2018/10/3: 5版。
- 〈自民総裁選派閥 じわり存在感 政権復帰にらみ 権力争い〉, 2012, 《読売新聞》, 2012/9/14: 4版。
- 〈本社・FNN合同世論調査 質問と回答〉, 2012, 《日本経済新聞》, 2012/9/4: 5版。
- Curtis, G. L. 著, 野口やよい譯, 2001, 《永田町政治の興亡》, 東京: 新潮社。
- 浅川博忠, 2006, 《自民党幹事長: 三百億のカネ、八百のポストを握る男》, 東京: 講談社。
- 足立利昭, 1984, 《ザ・自民党: 長期政権の秘密》, 東京: 翼書院。
- 飯尾潤, 2007, 《日本の統治構造: 官僚内閣制から議院内閣制へ》, 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 石川真澄, 1978, 《戦後政治構造史》, 東京: 日本評論社。
- 内山融, 2010, 〈日本政治のアクターと政策決定パターン〉, 《季刊政策・経営研究》, 2010年第3号, 頁1-18。
- 大嶽秀夫, 2006, 《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 その戦略と手法》, 東京: 東洋経済新報社。
- 大田弘子、竹中治堅, 2007, 〈対談 改革の司令塔の実態: 小泉政権における経済財政諮問会議〉, 《日本政治研究》, 第4巻第1号, 頁117-154。
- 奥島貞雄, 2006, 《自民党総裁選: 権力に憑かれた亡者たち》, 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 上川龍之進, 2016, 〈日本政治と制度改革〉, 論文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舉辦之《「新時代的臺日關係: 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對

- 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臺北。
- 小堺昭三，2008，《自民党総裁選》，東京：ブッキング。
-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社。
- 信田智人，1994，《総理大臣の権力と指導力：吉田茂から村山富市まで》，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 清水克彦，2014，《安倍政権の罨：単純化された政治とメディア》，東京：平凡社。
- 白鳥令編，1987，《日本の内閣Ⅱ》，東京：新評論。
- 曾根泰教，2005，〈衆議院選挙制度改革の評価〉，《選挙研究》，第20號，頁19-34。
- 竹中治堅，2006，《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 建林正彦，2004，《議員行動の政治経済学：自民党支配の制度分析》，東京：有斐閣。
- 中北浩爾，2017，《自民党：「一強」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 野中尚人，2008，《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東京：筑摩書房。
- 升味準之輔，1988，《日本政治史4：占領改革・自民党支配》，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待鳥聡史，2012，《首相政治の制度分析：現代日本政治の権力基盤形成》，東京：千倉書房。
- 薬師寺克行，2014，《現代日本政治史：政治改革と政権交代》，東京：有斐閣。

三、英文部分

- Gaunders, A., 2011. *Political Reform in Japan: Leadership Looming Large*. London, UK: Routledge.
- Krauss, E. S., & Pekkanen, R. J., 2011.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LDP: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as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owndes, V., 2002. "Institutionalism." In D. Marsh & G. Stoker, ed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pp. 90-108). London, UK: Palgrave.
- March, J. G., & Olsen, J. P., 1983.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pp. 734-749. doi:10.2307/1961840

Peters, B. G., 2000.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Continuum.

Schattschneider, E. 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Rinehart.

Sartori, G., 1994.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